

羡慕你安定的阳台

□苏枕书

嘉庐君:

见信好。此刻窗外雨声绵延,夜极静,是我最喜欢的天气。往往这时心中有纷杂的感想,若不记下来,随后便忘了,因而想到给你写信。之前此地气氛尚紧张时,曾在信里说这是“非常时期”。而如今,这“非常时期”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:此地疫病似已平息,连日不见有新增病患,街市又逐渐恢复了生气。许多热闹的话题都自然消失,恐怕连本地人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。不过放假久了,突然开始上班,心里很不情愿。因此不少学校索性打算秋天再开学,眼下这一学期就在线糊弄过去罢了。原以为天经地义的时节划分,开学、假期,就这样被打乱了秩序。我一向最怕与人接触,性情又懒惰,这闭户不出的几个月再逍遥不过。恐怕往后我的散漫会更心安理得。

前日与你感叹女性学者的境遇,因为自己也常常感到不平。但你说得也对,不唯不同性别待遇有别,身处下位者总是遭受更多,人与人之间也是壁垒重重。近来有一位极温厚善良的师长去世,读了一些怀人文章,心中很不是滋味。但这些情绪若说出来,也显得可笑。有的人在外人看起来艰难又或不可理喻的环境里自得其乐、内心安宁,未必认为痛苦,更未必长怀委屈。他们劳动、思考,勤勉又温和地度过了人生,并不需要旁人居高临下地怜悯他们的“艰难”。如果真要记住他们,不如多买点他们写的书,多照顾一下他们的家人。那些虚无的名头算什么呢,到底不算什么。近年见了不少人的离去,也见了他们离去后、一些不甚厚道的追怀之作,更觉得寂寥。

石庄紫藤花

□张松军

小镇的东边,几年前建有百米紫藤花架长廊,蜿蜒曲折的长廊,古色古香,很是好看。

春末夏初,争奇斗艳的繁花热闹过后,春红凋谢。这时,盘根错节的藤蔓用积蓄了一冬的能量,喷紫吐绿,粉墨登场。短短几年的培植,花架边的藤蔓,虽没能将长廊全覆盖,蜿蜒的枝条却一直努力着向前攀缘。

每天散步路过长廊,总会忍不住抬头看上几眼,褐色的藤蔓,蛛网密布,漫不经心,丝毫不与百花争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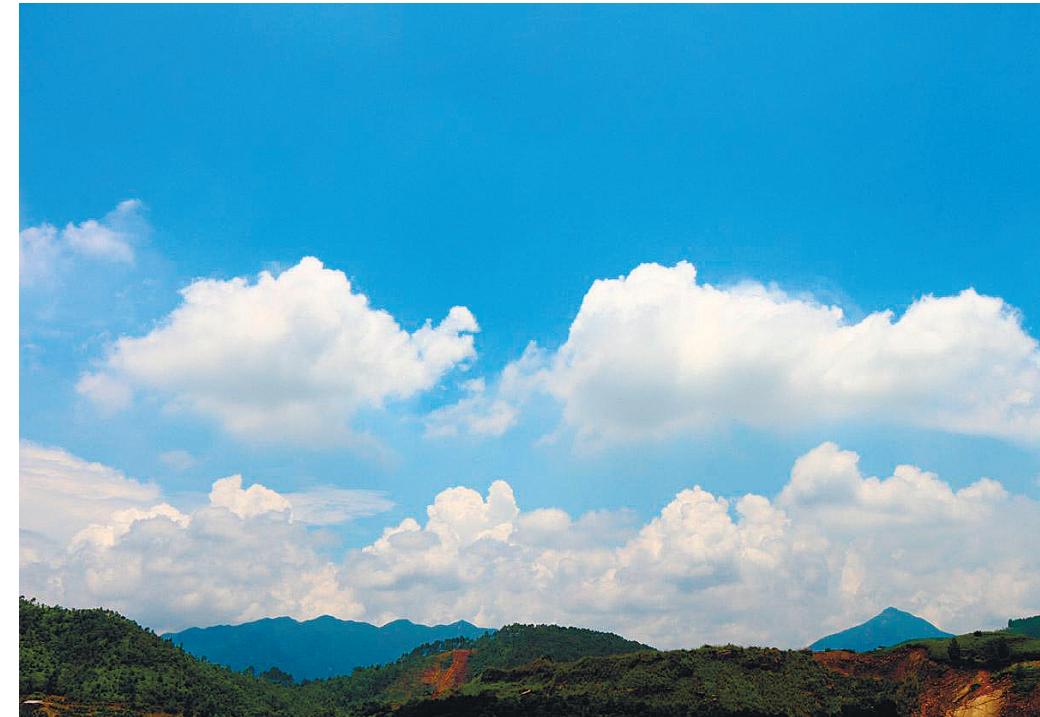
不几日,藤蔓上的绒虫越来越多。起初,从绒毛虫里钻出的是一串串淡紫的花蕾,形像豆花,似弯弯的月亮。两三天后,花蕾便伸展了羽翼,化成了翩跹的紫蝶。这时候再看见,紫藤架上的叶片更多更翠绿了,花已密集成一串串,一团团,一簇簇,远远望去,似翠绿的浪花中升腾起淡紫色的云霞,典雅清丽,微风过处,清香四溢。

随着紫藤花越开越浓,一岭一岭紫色花瓣叮叮当当披垂下来,似风铃摇曳,似云锦可裁,似瀑布可掬,那么奔放那么激情。长廊下的游人越来越多,或驻足赏花,或仰头嗅香,或静坐养神。难怪李白曾有诗云:紫藤挂云木,花蔓宜阳春,密叶隐歌鸟,香风留美人。

紫藤花的飘逸,带给人享受;紫藤花的低垂,带给人回味;紫藤花的洒落,带给人感动。缀满紫色的藤,叠着紫色的梦,花幽幽的清香,将情绪释放。紫藤花盛开的季节,紫了一树,紫了一地,仿佛整个世界也会在紫色之间悸动。

其实,紫藤花与石庄渊源久远。在老石庄人清晰的记忆里,三里长街风鸣桥南堍30米,南大街与东大街交汇处,植有一棵树龄约

京都通信



初夏

邱芝凡

芭蕾的姿态

□朱朱

一直坚持不懈地跑步,忽然觉得有点累。早上在跑步机想到一部电影,忽然改了项目,在KEEP里找到芭蕾的训练课程。那部电影里的女孩儿并不算是主角,美丽但不自知,一味讨好并不尊重她的男友,只因男友会跳舞。妈妈总是希望她去考公务员,可她只爱跳舞。她节省了生活费从台湾飞去香港去参加舞团考试,应试时舞蹈是一支兼具芭蕾特质的现代舞。她一边跳着,耳朵里响着那个身形瘦削的教练说的话,“不急不急,听听你心里响的声音,跟着那个声音,慢慢地,往前走。”

我依然记得那个画面,考试现场没有音乐,电影背景里穿插的是她遭遇生活的难堪。女孩儿完全沉浸在对自己未来的向往中,阳光从她的指尖流淌过,她舞出了最美的姿态。

坚持不下运动的人,大多觉得枯燥,尤其是孤独的晨跑,而我在运动时都会戴上耳机,在音乐里畅想属于自己的高光时代,跑得热血沸腾,一整天也打了鸡血

似的充满了前进的力量。不知道什么时候,忽然觉得这种对自己催眠毫无意义,也时常思考自己的怀疑与踌躇之后,方向是不是对的。越往生活的深处走,从好奇地观望到体会人性最深层和本质的东西,失望之后,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蒋勋的《品味四讲》里讲到衣食住行的美学和哲学,其实运动也有其独有的深意。比如芭蕾,菜鸟经过两天的训练,居然一整天也腰板挺直,原来的含胸驼背一下消失了,几十年爱缩脖子的习惯也不知什么时候没了。

断断续续在看《苏珊桑塔格传》,这位走过鬼门关的癌症患者,十赴波黑站场的女斗士,虽然她的性取向备受争议,但她的姿态却毫无疑问地值得赞叹。有那么一瞬间,感觉她有点像芭蕾的舞者,真正勇敢的人,都会始终抬着头,挺起胸膛。都具有这种不论何种境遇下都能抬着头的。波伏娃也是个厉害的角色,只是,她更符合爵士舞,出手有力道。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,是跨栏跑的高手,又天真又犀利。

我所说的姿态,并不是明星和

玉兰一瓣

500年(明朝正德初年)的紫藤树。当年东大街并不宽阔,街面不足5米,人们在南北对合的店铺屋檐上为紫藤架起木楞,紫藤树在木楞上蔓爬向东西延伸数十米远,从春天到深秋,茂盛的枝叶将这段街市全部遮蔽,成为天然的卷棚。所以,石庄人尊称它为“活卷棚”。

方圆百里,石庄的“活卷棚”名闻遐迩。每年春末夏初,一串串紫藤花从棚架垂下,遮天蔽日,清香扑鼻。六月酷暑,烈日当头,“活卷棚”下总是凉风习习。当年泰兴、靖江的信众徒步去狼山敬香,必经石庄,总会在“活卷棚”下歇脚纳凉,往来石庄的商贾游客也会在此多留一息,人气旺盛的同时也给两边商铺带来生意繁荣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紫藤树虬状主茎直径达一尺以上,枝条向东延伸更远,名副其实成为了石庄的名胜古迹,相比苏州拙政园文徵明手植的紫藤树还要久远。谁知,民间传出讹言,说紫藤树可以“止疼”“治癌”,远近数十里老百姓认为紫藤树是治身上疼痛的灵丹妙药。有筋骨疼的,神经疼的都赶来攀枝采叶,更有甚者顺便折些枝条带回家储藏,以备后用。

当年时值动荡年代,附近居民无力阻止,政府部门无人问津。可怜这棵名贵树木几年间被糟蹋得残枝败叶,不成样子,失去了数百年来生机盎然的风采,后经政府抢救性移植,但因仅残存紫藤树主干难以成活,最终惨遭毁灭。

值得庆幸的是,石庄文人戴斐然先生,当年冒险将残根挖回,精心培育出两棵紫藤树苗,使这生存于石庄几百年的紫藤树的生命得以延续。现在一颗生长于石庄小学内,主茎已达碗口粗,一棵植根于石庄老影剧院内,也已枝繁叶茂,繁花似锦。

心窗片羽

网红的那种经过磨修的图片,而是一种优雅的,对于当下的理解,对生活的包容与原谅。年岁渐长,对天鹅颈,细长腿和小蛮腰已经没兴趣了,目光渐渐趋向于内在。芭蕾虽看上去轻盈简单,但姿势正确也会疲累,十分钟足以让人出汗。我在想,自己是不是过了那种一路狂奔的时代了,从前很容易被诱惑和打扰,虚弱地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,现在想想,也许很多一直以来坚持的东西都是错的。很多忽略的东西才是最珍贵的。闭着眼睛往前冲的时候不管不顾得让自己惊讶。得到与付出,失去与挽留并不能成正比。选择放弃和平静与冲刺同样需要勇气。我想那些能在生活里做到举重若轻的人,跟练芭蕾是一样的,看上去轻盈的动作,从来都需要经历辛苦的练习和踮起脚尖的疼痛。人们觉得美的东西,都是自己所不能的,同样,人们喜欢去追寻的东西,都是自己没有而渴望的。得不到或是失去也不是失败,以成败来定义生活的意义本就是肤浅浮躁的。能否保持一种姿态,才比较珍贵。

麦收

□桑云梅

历经一小部分秋日,一整个寒冬,一整个春天和最初燥热的夏天,栉秋风、盖雪被、沐春雨,蒙热气,麦粒,终在这初夏,撑破出细薄的麦衣,圆满成饱满的暗黄,将这灰色的村庄点亮。

“轰隆隆”的喧声是麦收的发号令。机械化操作从麦田一角开始,收割机从麦田角落处开了道豁口,沿着边角裁剪。隐匿于机器内部下方的切割器深深吻上麦秆根部,束束麦秆依口令听话地列队,源源不断地在输送带上流转。神奇的机器转瞬间将麦粒脱下,洒落于右方的纱布袋。秸秆同时被粉碎,由尾部喷吐而出,反哺于大地母亲。舵手永远是站立着的,笔直的麦子是他的敌兵,他自始至终以站姿向敌兵致以敬意。此时此刻,舵手是这亩田地的掌控者。双手牢牢握住两根竖杆,操纵着收割机的方向,舵手使劲将竖杆向上一提,机器的头部便抬起来,转换方向。收割机从麦田外框绕着

圈,所到之处,麦秆披靡于足下,圈子越绕越小,最后只剩下一个大三角形,直至小三角形,最终,整块麦田臣服于舵手麾下。麦茬留恋大地的温暖怀抱,颗颗散布着,成了板刺儿一样的田地。

协作者轻巧地上于收割机右后方的小平台,小平台搁置着纱布袋,对口等着管道口洒落而下的麦粒。不时,一些调皮的麦粒流落于平台之上,他用手将它们归拢一处,捧回纱布袋。袋子一装满麦粒,他迅速将袋子放到田里。田主总会在田里耐心等待着,等待着一场与麦粒的美妙约会,一见沉重的袋子落地,便欢喜异常地迎将上去,拎至田边。打开袋口,瞧瞧土黄土黄的麦粒,还掺和着很少一些同样土黄土黄的麦叶。田主脸上写满笑意和欢欣,抄起一小把,细细摩挲,粗糙的皮肤纹理契合着同样粗糙的麦衣,发出细屑细屑的小声。

机器撕咬着麦秆,麦屑不时随风扬起,阳光下,大大小小的碎末似乎闪耀着星点美妙的土黄色光芒。

乡土风情

空气中弥漫着麦秸特有的清香,淳朴而又成熟的清香,若不仔细,你是闻嗅不到的。燕子剪刀似的尾巴在空中划着优雅的弧线,喜鹊稍显笨重的身体似乎让它飞不太高,黑鸟最是热情欢腾地来去,它们啄食着地里剩下的新鲜麦粒和各样虫子。精灵的它们,哪里在收割,就在哪里飞翔、驻足,全然不顾机器的轰响和围观的众人。还有些不知名的鸟儿们、虫儿们轻声吱呀鸣叫,集体附和着麦收的节奏和韵脚。

田主忙着将满满的收获一袋一袋地拎到田埂上,老乡们围着,谈论今年的收成,还有张家长、李家短。和老乡们一道,一边细细唠叨,一边轻轻踩上麦田。细碎的麦秸如此柔软,让人心中装满美好;残剩的麦秆不时咯着浅薄的鞋底,戳上裸露的皮肤,却还是让人心中盛满踏实。

光阴便是这样轻轻地流淌,幸福便是这样简单地酿造。脚底有着这样的土地,身边有着这样的乡亲,或许,丰盈与满足便是如此吧!